

世界中篇名著文库

讽刺幽默小说卷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MELMOTH RECONILIE

〔法〕 巴尔扎克等著 杨武能主编 金志平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世界中篇名著文库
讽刺幽默小说卷



改邪归正的 梅莫特

〔法〕巴尔扎克 等著
杨武能 主编 金志平 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世界中篇名著文库
讽刺幽默小说卷

著 者：〔法〕巴尔扎克 等

译 者：金志平 等

丛书主编：杨武能

出版策划：陈继光

责任编辑：陈继光

装帧设计：流 萤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550004）

发行：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话：（0851）6828570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 电话：（0851）6826089

装订：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851）6859251

版次：199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00 千

印张：12.125

印数：10000

ISBN 7—221—04390—6/I·896

定价：19.80 元

（本书如发现有错页、漏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最近一些年,受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中篇小说其中尤其是外国的中篇小说可以说特别受读者的宠爱。人们在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之余,需要消遣和休息,篇幅长短适中、故事生动有趣、风格多姿多彩的外国中篇小说,正好能满足这种需要。国内已有好几家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外国中篇名著的选本。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6辑(卷)一套的“世界中篇名著文库”,问世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次我们又增编6辑(卷),同样选收各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而且尽可能避免与其它出版社的选本重复,使其具有比较多的新意。相信同样会为读者所喜爱。

这儿所谓的中篇小说,在西方文学中乃是一种源远流长、倍受历代作家和读者青睐的体裁或者说样式,它的拉丁文以及意大利文名称叫 Novella。Novella 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新鲜事、新闻”

或者“奇闻异事”。到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 Novella 成了文学术语, 特指一些结构比较严谨, 篇幅不十分长, 而且是以一个完整的事件作为中心内容的散文体或诗体的叙事作品, 如像卜伽丘的《十日谈》里的那些故事。也可以说, 这种体裁实际上就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 卜伽丘可以称作它的创始者, 《十日谈》乃是它发展初期最成功和最有影响的代表。继卜伽丘之后, 英国的乔叟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也写过类似的作品。可以认为, 这种体裁是随着资产阶级在欧洲的兴起而兴起, 发展而发展的。具体地说, 它孕育在市民阶级富丽堂皇的客厅里, 产生于他们轻松愉快的聚会中。也就难怪像《十日谈》里的故事, 即使出自一些躲避瘟疫的男女之口, 仍然是那样地充满了欢乐和生气。外国中篇小说这一总的风格特征, 也正好适合我国祥和稳定、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氛。

继意大利、西班牙、英国之后, 法、德等国一样地出现了同类的作品。拿德国来说, 市民阶级的出现和发展较晚, 到了 18 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产生卜伽丘式的 Novella, 而它在德语里的名称也变成了 Novelle。之所以着重提到德国, 是因为在德语文学中这种样式特别受到重视, 其创作实绩和理论建构都可以讲后来居上。从歌德开始直至 20 世纪, 一代一代的作家都热衷于 Novelle 的写作, 名家名篇层出不穷, 而且逐渐打破了一群人轮流讲故事的老套子, 风格品种多彩多姿。德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以擅长写 Novelle 而享誉世界的保尔·海泽, 他与人合作选编出版的《德语 Novelle 宝库》(1871—1876) 和《新编德语 Novelle 宝库》(1884—1888) 两套选集, 就共有 48 卷之多。至于理论建构, 在德国甚至有了被称为 Novellistik 的专门研究领域或学科; 而在同样出了不少创作 Novelle 大家的法国、俄国和英、美等国, 却没有如此的盛况。正因此, 下文在谈到 Novelle 这种样式的特性时, 便没少征引德国

作家们的论述。

在我们中国，西方的 *Novelle* 这种样式，是在“五四”前后随着外国文学的大量翻译、“拿来”而传入。至于是何时何人，首先将其术语 *Novelle* 译成为“中篇小说”，则不可考。而且，严格说来，“中篇小说”这个译法尚欠准确。因为即以篇幅长短而论，西方文学中的这类作品也不完全是我们习惯意义上的“中篇”，因为它们虽说多数在三五万字之间，但短可以仅仅万把字甚至几千字（即是说也包括短篇小说），长可以达到十几万甚至二十万字。反之，有些仅从篇幅来看真是“中篇”的作品，最典型的如歌德的著名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实际上绝非 *Novelle*，而是 *Roman*（长篇小说）。因此，今天我们仍把 *Novelle* 这种样式称作中篇小说，应该说有“入乡随俗”的意味，只是差强人意而已。本“文库”在考虑收入作品时，也只好适应我们习惯的“中篇”的规格要求。

然而，中篇小说 *Novelle* 这种体裁样式，除去它篇幅的要求，还有一系列其它思想、艺术方面的特征和特点。所有这些特征、特点，说到底，恐怕都与它们最初产生于市民阶级的客厅里或者聚会中有关，都或多或少地受了这些环境条件的影响：在内容方面，它们反映市民阶级的兴趣爱好，思想情感，理想追求；在形式方面，它们篇幅比较适中，在其发展的早期乃至中后期，往往都以一个人或一些人轮流讲故事的形式出现，于故事本身之外或隐或现地可以看见一个讲故事的人，情节往往比较单一，而且大多引人入胜，整个来说十分注意娱悦效果，以满足富裕的市民消闲娱乐的需要。

就效果和作用而言，中篇小说 *Novelle* 显然有别于文学史上通常更早产生的诗歌和戏剧；诗歌（不包括接近诗体小说的史诗和叙事诗）主要作用在抒发情感；戏剧除了早期用于宗教祭礼和节庆，则富于社会教化功能。可另一方面讲到艺术特点，中篇小说 *Nov-*

elle 又与骊剧有不少共通之处，那就是一样地十分讲究故事情节的铺陈，讲究矛盾冲突的提出、展开以至于激化，直到出现一个扣人心弦的高潮和转折点，然后再慢慢进入矛盾缓和、解决的尾声和结局。

正因为这些共通之处，在歌德和浪漫派的理论家们纷纷强调 *Novelle* 内容的“闻所未闻”、“令人惊奇”也即传奇性之后，德国 19 世纪杰出的中篇小说作家施笃姆便进一步指出：“成功的 *Novelle* 乃是**戏剧的散文姊妹**，是最严格的文学样式。它也像戏剧一样反映人生最深刻的问题，也必须以一个**矛盾冲突为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去组织全篇**，因此就要求形式极为完整严谨，剔除一切非本质的东西。”确实如施笃姆所言，在世界文学史上，除去一些受现代派影响的作品发生了变异，成功的中篇小说的名篇佳作无不富有明显而强烈的戏剧性。

从《十日谈》开始，西方的中篇小说在谋篇布局上似乎还有一个常见的特征，就是喜欢和善于使用所谓的“框形结构”。那些躲避瘟疫的男女们的聚会，事实上便构成一个框子，里边包容着一则则生动有趣的故事。自此以后的几百年间，框形结构在中篇小说中可谓变化多端，在一些擅长使用它的大家手里有着无穷的妙用。简单地讲，这种手法颇能适应前面提到的 *Novelle* 那些特点，同时既可交待故事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也能给讲故事的人提供抒发已见的机会，从而使框子里的主要故事变得客观、完整、单纯和轮廓清晰，还可以描写环境、渲染气氛，使故事的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变得更加鲜明、突出。*Novelle* 的框形结构的种种作用，在不同的作品里分别代替了戏剧舞台上的序幕、尾声、幕间的过度表演乃至旁白和插科打诨等等。

论及中篇小说 *Novelle* 的艺术特色，还不能不提一提保尔·海

泽的所谓“猎鹰理论”。在1871年出版的《德语 Novelle 宝库》第一卷的序言中，他对这一理论有了系统深入的阐述。“猎鹰”一词典出《十日谈》第五日第九个故事之前的引言：

费得里哥为一位太太耗尽了家财，总不能获得她的欢心，从此只得守贫度日。后来那位太太去看他，他把自己最心爱的一只鹰宰了款待她，她大为感动，就嫁给了他，并且给他带来丰厚的陪嫁。

这段引言使海泽悟出了 Novelle 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特征，就是每个故事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矛盾激化到看似无法解决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个出人意料的戏剧性的转折；而引出这转折的，最好是一件具象的、独特的、富有象征意义的物体——海泽称之为 Dingsymbol(象征物)，例如那只对于费得里哥来说十分珍贵的猎鹰。海泽因此认为，每一个中篇小说 Novelle 的作者应该经常问自己：“我的‘鹰’在哪里？那使我的故事区别于其它成千上万篇故事的独特之处在哪里？”海泽的这一理论，事实上又从另一个方面点出了 Novelle 与戏剧的亲密关系。那所谓“象征物”或“物的象征”，不就是在戏剧或现代的影视艺术中常常反复出现、大写特写并最终引起剧情突变的某一特别的道具么？

关于中篇小说 Novelle 的思想艺术特征，不可能在一篇短序里完全说清楚。因为这种文学样式在欧美国家历史悠久，19 世纪以后又传到东方，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种流派乃至不同作家个人之间，思想和风格方面都必须存在许许多多明显的差异，绝难一概而论。上述笔者所归纳的，应该说是中篇小说 Novelle 比较偏于传统的实践和理论，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不过好在只是抛砖引玉；

从“文库”选收的丰富多彩的作品本身，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作家、理论家当可见仁见智，有更多珍贵的发现，得出更精譬的结论。

Novelle 这种样式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史，同样没法在此一一细说。要而言之，它在整个欧洲比较发达，虽说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产生先后和发达程度的差异；而在英美文学中，甚至根本不存在 Novelle 这个明确的概念和有关理论——英语里的同根词 Novel 也指长篇小说，但尽管如此，仍然产生过大量富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

“世界中篇名著文库”虽增编了 6 卷，篇幅仍然有限。请想一想，单单海泽在上个世纪末编的“德语 Novelle 宝库”便出了 48 卷之多！因此，我们的“文库”只包容了世界 Novelle 杰作、精品的很少一部分，遗漏多多，令编者深感遗憾。

再者，这次采取了按作品风格分卷的原则，而且在每一卷做到了同一作家不出现重复，以求在广采博取、富有变化的同时，又有一点儿系统性，使每一卷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一辑，而且尽可能避免与众多选本的重复，而且每辑的篇数和总字数不得不有所控制，等等等等。这些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却尤如人们说的“比着箍箍买鸭蛋”（而且不只一个“箍箍”！），做起来实际上很难；加之编选工作的期限紧迫，选材范围也受到著作权考虑的严格限制，所有这些，同样使我们的工作留下一些不尽如意之处。例如，就风格而言，某些作品本身就比较复杂，它们的分卷安排未必完全合理。

另一方面，在选“文库”这新的 6 卷时，笔者没有满足于在个人掌握的资料范围内挑挑拣拣、将就拼凑，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向译家们征集，请研究世界各主要文学的专家们自荐其最满意的译作，从而避免了“文库”工程为一己的孤陋寡闻所误。

在每一篇作品前附了译者们撰写的小序,可以作为阅读理解的引导和参考,但也仅此而已。它们同样没法道尽一篇篇杰作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审美的方方面面,读者完全没理由受其拘束。

参加“文库”工程的译者多达数十位,而且大多数是在我国读书界和文学界享有一定声誉的名家。为了支持“文库”的编选工作,他们或贡献出了精彩的新译,或认真地重订了过去已受到欢迎的译作,或推荐选题甚至帮助组稿。对于他们,笔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出好这一套书,贵州人民出版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当这设计、装帧、印制精美的6部新书摆在读者、译者和主编的面前,该社主事者的眼光和魄力,其中尤其是自始至终参与策划、审稿、设计等具体工作的文艺室领导和陈继光同志的辛劳,无疑也应受到我们的感激和赞许。

真诚地欢迎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同行、专家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谬误,帮助提高“文库”修订再版时的质量。

杨武能

1996年8月锦水河畔四川大学

目 录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法〕巴尔扎克	·····	金志平	译(1)
物以类聚	〔瑞士〕凯勒	·····	杨武能	译(43)
群像谱	〔捷克〕扬·聂鲁达	·····	蒋承俊	译(106)
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	〔美〕马克·吐温	·····	文楚安	译(186)
胜利者巴尔特克	〔波兰〕亨·显克维支	·····	林洪亮	译(252)
两个朋友	〔保加利亚〕伐佐夫	·····	陈九璞	译(318)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法国] 巴尔扎克

金志平 译

[作者及作品简介]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生于图尔一资产者家庭。学过法律。1819至1829年是他文学事业上的探索阶段,他练习写作和了解社会。1829年发表《舒昂党人》,这是总称为《人间喜剧》(1829-1848)的第一部作品。《人间喜剧》被誉为“社会百科全书”,通过96部篇幅不等的小说,两千多个人物,展示了19世纪前半期整个法国的生活画卷。《人间喜剧》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三大部分,其中风俗研究为主体,又分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和乡村生活六个场景。主要作品有《高布赛克》(1830)、《驴皮记》(1831)、《欧也妮·葛朗台》(1833)、《高老头》(1834)、《幻灭》(1837)、《烟花女荣辱记》(1843)、《农民》(1844)、《贝姨》(1846)、《邦斯舅舅》(1847)等。作者采用分类编排和人物再现的方法,将众多小说联成一个整体,构成世界文学史上一座规模空前的宏伟纪念碑。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1835)是巴尔扎克的优秀小说之一,曾受到马克思的赞赏。1867年2月25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劝他读一读《改邪归正的梅莫特》,认为这是篇“小小的杰作,充

满了绝妙的讽刺”。这篇小说归在《人间喜剧》中哲理研究部分。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哲理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产生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人物、情欲和事件总汇底下的意义。在全面真实地描写客观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巴尔扎克对社会进行研究分析。他关心人间疾苦和人类的命运，以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为己任，从剖析人物性格和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着手，力求揭示造成种种社会弊端和罪恶的根源。他在忠实于生活本质真实的前提下，并不排斥虚构和想象，在冷静分析的同时，往往采用讽刺、夸张甚至怪诞的艺术手法，以便达到惊世骇俗的目的。《改邪归正的梅莫特》取材于原籍法国的爱尔兰作家麦图林的小说《漫游者梅莫特》(1820)，借用魔鬼赋予人以享乐的无限权力来收买灵魂的故事，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泛滥成灾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思想。小说主人公卡斯塔涅在犯罪的时候见到魔鬼，这种魔鬼实际上就是他的罪恶的化身。然而作者指出，随着无限的魔力而来的却是虚无。作品中的主要情节，如交易所的银行家、经纪人转卖这种权力，大赚其钱，而那些小职员、穷青年则不懂这“生财之道”，反而成了魔鬼的牺牲品，等等，都着眼于对资产阶级“买空卖空”投机事业的尖锐讽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有一种人是在社会环境中由“文明”培养出来的，犹如在植物界，花匠从温室培育出一个杂交品种，它是既不能通过播种，也不能通过接枝繁殖的。这种人是出纳员——真正的具有人形的产物；为宗教思想所灌溉，断头台所支撑，被恶习修剪。在四层楼^①上一个可敬的妇女和令人烦恼的孩子们中间长大。巴黎出纳员的数目对生理学家永远是个谜。谁能解出已知 X 为出纳员的方程式的数值？你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吗，他不断面对大宗财富，就像猫儿面对关在笼里的耗子一样；他有这样的能耐，一年八分之七的时间，每天七八个小时坐在藤椅上，待在围着铁栅的帐房内，不比海军上尉在船舱中有更多踱步的地方；他干这种行业，膝盖和骨盆的骨节都不致硬化；他心胸博大，甘于默默无闻；他由于同金钱打惯交道，以致会感到厌恶——这样的人好找吗？不论什么宗教、道德、学校、教育机构，你去向它们索取这种人吧，试将巴黎这座充满诱惑的城市，这个地狱的分支，作为它们培育出纳员的场所。嘿！如同你向一位好朋友要一千法郎钞票，他朝你走来似的，各种宗教便会鱼贯而过，道德、学校、教育机构、所有大大小小的法律法规都会朝你而来。它们一副吊丧的神态，扮着鬼脸，给你指着断头台，就像你的那位朋友给你指着高利贷者的住所，救济院成百个大门当中的一个一样。然而，道德的造化也有任性之时，这儿那儿它也允许产生一些正直的人和出纳员。因此，我们尊称为银行家的那些海盗——他们据有一张三千法郎的执照，仿佛海盗船得到了特许证——对这些道德孵化出来的稀有人物十二分敬重，将他们关在帐房内，为的是把他们看守住，就像政府保护稀有动物似的。倘若出纳员有幻想，有情欲，或者其中最完美无缺者爱着妻子，而他的妻子感到厌烦，怀有奢望或者仅仅有点虚荣心，这个出纳员就垮

① 在 19 世纪，楼房的等级非常明显。二楼最贵最体面。越往上，租金越便宜，房客的身份也就越低。

掉了。查一查银行史吧，你举不出一个出纳员的例子，擢升到可以称之为有身分地位的。他们不是进了苦役监，就是逃到国外，或者在沼泽区圣路易街某个三层楼上黯淡度日。巴黎的出纳员仔细想一想自己内在的价值，他们确是无价之宝呢！真的，有些人只能做出纳员，而另外一些人则克制不住地要当骗子。多么奇异的文明！“社会”发给“德行”一百路易^①的养老年金，三层楼的房间，尽够吃的面包，几条新围巾，一个老妻和几个孩子。至于“恶行”，只要它有点儿胆量，只要它会巧妙地玩弄法律的条文，像丢兰纳玩弄蒙特库科利^②似的，“社会”就使它偷来的几百万家当合法化，给它戴上绶带，堆满荣誉，百般尊崇。政府却跟这个极不合情理的社会密切配合，它征募一批十八至二十岁的，才智早熟的知识青年，通过一些与他们年龄不相适应的工作去磨炼他们卓越的头脑，像园丁选种似的，对他们进行精选。为此政府训练出一批掂量才干的考官来测验头脑，就像铸币所试炼金子一样。然后，在最先进的人口每年向它提供的五百个满怀希望的人中间，它接受了三分之一，将他们放进名为学校的大口袋，在那里晃上三年。尽管每次接枝都要费很大的资本，政府总算把他们培养成出纳员；任命他们做普通的工程师、炮兵上尉；总之，给他们保留了下层等级中最高的位置。当这些精华人物，满肚子数学，头脑又塞满了科学，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政府便给他们四层楼上的房间、妻子儿女和一个小康之家安乐的生活，作为他们服务的报偿。如果从这些上当的人中间，产生五六个能人，爬到了社会的顶点，这岂不是个奇迹？

以上是在一个自以为进步的时代，“才能”与“德行”跟“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正确总结。没有这番事先的考察，最近在巴

① 路易，法国古金币名，值20法郎。

② 丢兰纳(1611—1675)，法国元帅。蒙特库科利(1609—1680)，奥地利将军，是丢兰纳的手下败将。

黎发生的一桩奇遇就会显得不太真实。但从上述简短的说明出发，也许就会推动一些有识之士去思考，揭示我们文明的真正疮疤；自1815年以来，这个文明已用“金钱”的原则取代了“荣誉”的原则。

一个秋天阴郁的日子里，傍晚五点光景，巴黎一家最殷实的银行中的出纳员还在灯光下埋头工作，这盏灯已点燃一段时间了。按照商业上的惯例，帐房设在底层和二层之间一个又矮又窄的夹楼最幽暗的角落里。要走进这个夹楼，必须穿过一个由气窗提供光线的甬道，甬道两侧办公室的门上都挂着门牌，好像澡堂似的。从四点钟起，看门人无精打采地奉令宣布：“帐房封库了。”这时办公室已阒无一人，信差给打发走了，雇员们已经离开，银行经理的妻子等候着她们的爱人，两个银行家在各自的情妇家里吃晚饭。一切都有条不紊。出纳员无疑在忙着结帐，他的围着铁栏杆的厢房后边安置着用铁板密封的保险柜。从打开的门窗可以瞥见这个在制作过程中被捶打得斑斑驳驳的铁柜，靠着现代制锁业的工艺，铁柜的重量大得出奇，盗贼是无法搬走的。柜门仅仅听从掌握暗号的人的意愿打开，锁号严守机密，绝不受人贿赂，这真是《一千零一夜》中“芝麻，开门！”巧妙的实现。这还不算什么。谁若盗取了暗号，却不知道最后的秘密——这条看守黄金的机械龙的“武力”，这锁就会朝他的脸打上一枪。室内的门窗墙壁，整个房间都镶着九毫米厚的铁板，外饰一层薄薄的木质嵌板。这时几扇百叶窗早已推上，门也已经关严。倘使有个人能自以为处在彻底孤独的境地，远避众人的耳目，这人便是圣拉扎尔街纽沁根银行和公司的出纳员了。这个铁窖里真是寂静万分。熄灭了的火炉放射出一股温暖的气息，使人头脑麻木，又不安又恶心，就像大飨宴后第二天醒来似的。火炉会催眠，使人痴呆，而且非常奇怪地促使看门人和雇员们变得愚钝。一个生了炉子的房间好比曲颈瓶，里面可以溶解刚强的人，削弱他们的毅力，消磨他们的意志。办公室是庸人的大

工场，政府需要这批人来维持金钱的封建制，现代的社会契约正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参看《公务员》^①）。一群人在办公室里产生的臭烘烘的暖气，不能不说是使人们的智慧逐渐退化的理由之一，其中释出氮气最多的人久而久之会使别人窒息。

这位出纳员年纪四十上下，光秃秃的脑壳在桌上的卡赛尔灯^②的照耀下闪闪发亮。灯光使他黑白相间的鬓发闪烁着，圆圆的面庞把脑袋勾勒成球状。脸色像砖瓦一般发红。蔚蓝的眼睛嵌在几道皱折之内。他有一双胖得圆滚滚的手。蓝呢服在肘关节突出的地方稍微磨损了，加以油光可鉴的裤子的皱褶，显出穿旧的样子，尽管努力掸刷也无济于事。肤浅的人见了会以为他廉洁节约、过于豁达或过于贵族气才穿旧衣。其实这种人并不少见，他们对小事锱铢必较，对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反倒满不在乎、随意挥霍或根本不会料理。出纳员的上衣扣缝里别着荣誉军团的绶带，因为他在皇帝麾下龙骑兵里当过中队长。纽沁根先生在未做银行家之前是军需供应商，早先在出纳员地位很高的时候碰见过他，竟能了解出纳员细致的情感；后来他不幸从高位跌落下来，纽沁根先生很看重他，给他五百法郎的月薪。这位军人自1813年起做了出纳员；当时，他从莫斯科溃退时在斯图江喀战役中受的伤已经痊愈，但他在斯特拉斯堡熬了半年，根据皇帝的命令，有几个高级军官被送到那里，接受特别的治疗。这个旧军官名叫卡斯塔涅，具有上校的名誉军衔，领着二千四百法郎的退休金。

卡斯塔涅，十年来出纳员的生涯早已把军人的意气消磨殆尽，这时取得了银行家莫大的信任，他还兼管着帐房后边密室内的文书工作。纽沁根男爵经常通过一个暗梯下楼，业务就在那里商定。

① 《公务员》，《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中的一部长篇小说。

② 卡赛尔是法国19世纪上半叶的制灯匠，他发明的这种灯点燃时相当于十支光。